

江花

浅草

A10

青春不散场

■文/孙晨

今年的冬天好像来得分外突然，上个星期刚迎来了今年的第一场冬雪。校园悄然之间变成了黄褐色，每天去实验室的路上，总能听见被寒风吹得“哗哗”落地的栎树叶在地上摩擦发出的“簌簌”声，夹杂着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。正如临近尾声的职业生涯，呼啸而过，一去不回。

眼下，电影《匆匆那年》正在热映，加上之前的《致青春》，总感觉电影人眼中的青春太过哀伤遗憾，而我，只想记录属于我们这群人的真真实实的青春——热情坚定且疯狂正直。我们最美的青春都在这四年，昨天匆匆，四年匆匆，四年的日子大多是在重复，但也正因为有了那么多平淡的时光，某些记忆才显得尤为突出而又深刻。

去年的那个夏天，我们成为了一名亚青会志愿者，那是我到目前为止最短也是最美的暑假，没有之一。和阿汪认识也正因为做志愿者。当时因为同组同学的差池，阿汪意外被调来同一组。

每天，我们都是执行任务中度过。我们负责的是交通协调，只有等当天最后一场比赛最后一次会议结束，将教练和运动员们送回亚青村，才可以结束任务坐班车回校。某天，我和阿汪恰巧都负责接送去参加网球比赛的运动员，我负责的台北队先开始比赛，阿汪在我后面。台北队的比赛结束之后，阿汪急忙跑来跟我说：“你回到亚青村，就坐前一趟班车回校，千万千万别等我！”等我回到亚青村已经快九点了，而阿汪那天是临近十一点才回到亚青村。我知道她想让我早点回校，能多睡两个小时。后来，我和阿汪还是坐了同一趟班车回校，在班车上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看见时钟指向了12点整，可我们谁都没有觉得自己辛苦。也或许是因为我们常常自娱自乐，我不会忘记在南工大阿汪把手机揣在袜子里，公然放着音乐，然后用一个无比man的姿势坐在石凳上的场景。也有可能我是忘不了路过的南工大的同学

和执勤的安保哥哥看我们的那种讶异的神情，他们应该也有些羡慕，而那天路灯的灯光都似乎格外温柔。

我们的生活总是在嬉闹中继续，虽然偶尔有些磕磕绊绊。陶子在距离亚青会闭幕不到五天的时候，在众人眼前狠狠摔了一跤，那一跤摔得有点惨，根本没法走路。被搀扶回宿舍后，足足躺了一天才缓过神来，后来问她最后一次任务还能去么，她说能去也必须要去。她说她坚持的理由是因为可以吃到南工大超正宗料超多的刀削面。和陶子住了四年，我清楚地知道陶子对美食的抵抗力为零，但我更清楚陶子那次的坚持不仅是为了碗面。

朋友们常说我是一个无趣的人，我想如果没有她们，我大概会这么一直无趣下去。真庆幸在人生正年轻的时候遇见她们，遇见如此浪漫而又天真的她们。写到这里，好多场景突然在脑海中蹦出来，一幅一幅……

但青春终究是会散场的。忙碌了一整个的夏天就匆匆说了再见，忙碌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也即将再见。你不知道何时何地何人会成为你生命中不可抹去的一部分，我们起初以为直到最后我们也不会煽情，可是告别来的时候怎么会不难过？

我们这群人的青春，没有电影里各种悲惨的桥段，也没有女主角撕心裂肺的分手，很多时候我们的青春更像电影里快进的那些镜头，波澜不惊。可即使在如今瑟瑟的深冬回想起来，我仍旧觉得这些记忆更像此时的热水袋，给予温暖的时候多，但在某一处放久了，便会惊觉，啊！有些烫人……



岁岁年年人不同

■文/童晔

老屋已经很老了。

外婆说，这幢楼一开始是被一片绿意萦绕着的，前面便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潮流最高端的影剧院，承载着一代内容人的精神文化生活。每到夜晚，影剧院门前灯火通明人头攒动，经常会看到一些老戏迷或是赶时髦的青年男女，在票房门口排着长长的队。冷不丁，售票员会突然往窗外伸出一双雪白的小手，紧接着一个写着“戏票(电影票)已售完”的小木牌子被推了出来。人群就此一阵骚动，随后脸上写满了失望。

而今，三十多年转瞬即逝，随着电视网络的日益普及，影剧院从正值妙龄的姑娘变成了眼花齿落的老奴，和那座破旧的老屋一起被隐在灰色的建筑里，无人问津。

好在一起被忽略的还有那残存的树木。听说影剧院两旁的松树和香樟是早年单位栽下的，年年碧绿四季常青。附近还有些果树不知道是当年哪个住户随手种的，长势喜人，连年挂果，让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我有着强烈的依赖和渴望。小时候，我喜欢爬上老屋门前的小土坡，滚在那一丛半人高的野草里，或是抱着枣树把头昂向天空使劲地摇来摇去，那些枣子和摇碎的阳光一片一片落在我怀里。影剧院前的大广场是我和小伙伴做游戏的地盘，我们跳绳踢毽子，玩疯了便会去后面的水塘里摸鱼，那时候的水是清澈的。池塘隔壁有人家在建小厨房，一大堆沙可以让我们玩一个下午，我们在沙上写字，学做雕塑，还捡别人废弃的小瓶子装沙……

后来我上了小学，一个人跑回家总会惊得门前或躺或卧的小狗一阵狂吠。影剧院的白

天变得比晚上热闹，除了作为市政府开会的会场，还是各个乡镇文化站和学校文艺汇演的舞台。记得有年六一儿童节，我和小朋友抹着胭脂在台上跳着舞，台下老师和家长掌声雷动，盖过了吊在天花板上狂转的风扇声音。那时，孩子们都为能去影剧院表演而自豪。再稍大一点，我上了初中，有的果树莫名地死了，很多文艺汇演也不在这里集中了，连续的大雪压断了几棵香樟树，光秃秃的路旁也没有与我做伴的鸟声了。

后来的后来，我读高中不用住在老屋了，我搬回了离市高级中学较近的学区房。

现在住的小区也是近几年才建的。小区风景很好，有依依的杨柳，开满粉色花朵的合欢树，浅浅的小池塘边上，一些景观树一看便知道是精心设计过的，但人情味却似乎被这些绿化隔断了。漫步其中，我总是感受不到和记忆中吻合的那些树。也许是太久没有回老屋看看，也许是回忆太远记忆模糊，也许是这里的树木太过年轻。

星期天照例回老屋吃饭，饭桌上听见外公和外婆讨论着当天下午居委会的人带来的消息：影剧院要拆迁了。我埋头吞咽着饭菜，想到这里不久就会沦为一片废墟，我的舌头酸地直冒泡。

吃完饭信步逛回家，一路上都是鳞次栉比的高楼，闪烁的彩灯，回望淹没在大楼丛中的影剧院，眼前似乎又出现了残败的枣树，枯竭的小池塘。我恍然发现，原来老屋老了，外公外婆老了，我也长大了，只有活在记忆中的一切不曾老去。



回忆我的太极拳师傅

■文/朱卫华

师傅曹定安走了四年，常常想起他，于是决定写点什么。2000年7月，经师兄介绍我认识了师傅，并随其学习太极。师傅一生主要经历了民国、抗战、解放战争和新中国，以及此后多个重要的历史阶段。师傅年轻时是江湖中人，枪林弹雨经历过，生生死死、风风雨雨也见了很多，在传授太极拳的同时，他经常结合拳理，把他的人生体悟说给我听。

师傅说，太极拳主要研究人身上的“劲”，以及对抗中如何做到以弱击强。说大一点，就是太极是要在极度困难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真正的太极拳，比较适合有了一定社会经历的人来学，因为它包含了很多的人生哲理，太年轻了，只看到它的皮而看不到它的骨，更看不到它的髓。

师傅教拳常常是和做人一起来谈的，太极拳讲究圆和圈，师傅常说，走架推手要圆，做人也一定要圆，否则，你没有真正学会太极拳。他还说，太极拳上要求的舍己从人，其实就是做人时的外圆内方。

我的师兄诸葛，是某事业单位的头头，职场上的老将。一日，大家聚会，三杯老酒下肚，他感慨地说，师傅的太极拳好啊，学了三年受益匪浅。我很奇

怪，这老小子天天在职场打滚，忙着挣票子，也不怎么练了，怎么到现在还在受益匪浅呢？师兄望着我意味深长地笑，忽然间我便想到，常言说，商场如战场，职场如战场，矛盾无处不在，那太极的借力打力、绵里藏针、舍己从人这些技法原理一样可以用嘛。

我一直困惑于自己的愚笨，与人打交道时常处理不佳，虽说吃亏是福，但总是吃亏，那就是自己的能力出问题了。跟师傅学太极，听他讲人生感悟，我的眼界豁然开朗，不知不觉走进了一个新天地。

和师傅学太极的三年，正是自己思维的转型期，收获很多。在我人生关键的时期，能遇到师傅是我的运气。我学到了在书本上、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。透过师傅的人生轨迹和人生的体悟，我的眼光被拉长，放远。

2009年师傅96岁，中秋节时，我去看望他。彼时，他虽然眼花了，耳也有些背了，但是思维依然敏捷，和我们师兄说话，机锋犹在。我们感慨，太极已和师傅融为一体了。

感谢师傅教授了我太极拳，把我领进了一个奇妙的太极世界，智慧之门就此打开。